



钱锺书 著 胥智芬汇校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 中国 成都



# 《围城》汇校本

钱 锺 书      著

胥 智 芬 汇 校

一九九二 中国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 龚明德

封面设计: 钱君匋

版面设计: 李 军

书名 <围城>汇校本

著 钱锺书

汇校 胥智芬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1991年5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7月第三次印刷

印张 13.375

印数 60,001—110,000册

字数 312 千

ISBN7-5411-0726-3/I·669

定价: 6.20元(复膜本)

## ·出版说明·

《〈围城〉汇校本》所依据的版本为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连载于《文艺复兴》上的初刊本（简称初刊）、1947年5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之1949年3月第3次印刷本（简称初版）以及198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之1985年8月第4次印刷本（简称定本）。

凡初版、定本均有不同改动者，一一注明“初版……，定本……”；凡只注明“初版……”者，表示初版与定本完全一致；凡只注明“定版……”者，表示初刊与初版完全一致。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 1   |
| 第二章·····           | 28  |
| 第三章(上)·····        | 56  |
| 第三章(下)·····        | 93  |
| 第四章·····           | 131 |
| 第五章(上)·····        | 158 |
| 第五章(下)·····        | 191 |
| 第六章·····           | 225 |
| 第七章·····           | 269 |
| 第八章·····           | 323 |
| 第九章·····           | 358 |
| 《围城》序·····         | 413 |
| 附录一:《围城》重印前记·····  | 415 |
| 附录二:《围城》日译本序·····  | 418 |
| 附录三:《围城》德译本前言····· | 421 |

## 第一章<sup>①</sup>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的<sup>②</sup>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sup>③</sup>。

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mte de Bragelonne）正向中国开来。早晨八点多钟，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但已坐立满了人，法国人，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印度人，安南人，不用说还有中国人。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力<sup>④</sup>士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那几个新派到

①“第一章”初版为“一” ②“的”初版为“地” ③定本补加“〔一九三七年〕” ④“力”定本为“勒”

安南或中国租界来当警察的法国人，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这女人的漂亮丈夫，在傍<sup>①</sup>顾而乐之，因为他几天来，香烟，啤酒，柠檬水沾光了不少。红海已过，不怕热极引火，所以等一会甲板上零星果皮，纸片，瓶塞之外，香烟头定又遍处皆是。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这船上也有十来个人。大多数是职业尚无着落的青年，赶在暑假初回中国，可以从容找事。那些不愁没事的留<sup>②</sup>学生，要到秋凉才慢慢地肯动身回国。船上这几位，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验，因此也坐法国船的。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那里忽来了两付<sup>③</sup>马将<sup>④</sup>牌。马将<sup>⑤</sup>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遣。早餐刚过，下面餐室里已忙着打第一圈牌，甲板上只看得见两个中国女

①“傍”定本为“旁” ②初版删去“留” ③“付”定本为“副”

④“马将”定本为“麻将” ⑤“马将”定本为“麻将”

人，一个算不得人的小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①钢笔划成的。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实性，本身是看不出的。那男孩子的母亲已有三十开外，穿件半旧的黑纱旗袍，满面劳碌困倦，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愈觉愁苦可怜。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丝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他刚会走路，一刻不肯停的③要乱跑，母亲在他身上牵了一条皮带，他跑不上三四步就给拉回来。他母亲怕热，拉得手累心烦，又惦记着丈夫在下面的输赢，不住的④骂这孩子讨厌。这孩子跑不到那里去，便改变宗旨，扑向看书的女人身上。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无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更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孩子的母亲有些觉得，抱歉地拉皮带道：“你这淘气的孩子，去跟苏小姐捣乱！快回来。——苏小姐，你真用功！学问那么好，还成天看书。孙先生常跟我说，女学生像苏小姐才算替中国争面子，人又美，又是博士，这样的人到那里去找呢？像我们白来了外国一次，没读过半句书，一辈子做

①初版补加“方头” ②“丝”初版为“条” ③“的”定本为“地”

④定本删去“的”



管家婆子，在国内念的书，生小孩儿全忘了——吓！死讨厌！我叫你别去，你不干好事，准弄脏了苏小姐的衣服。”

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位寒蠢<sup>①</sup>的孙太太，而且最不喜欢小孩子，可是听了这些话，心上高兴，倒和气地笑道：“让他来，我最喜欢小孩子。”便脱下太阳眼镜，合上对着出神的书，小心翼翼地握住小孩子的手腕，免得在自己衣服上乱擦，问道：“爸爸呢？”小孩子不回答，睁大了眼，向苏小姐“波！波！”吹唾沫，学餐室里养的金鱼吹气泡。苏小姐慌得松了手，掏出手帕来自卫。他<sup>②</sup>母亲忙使劲拉他，嚷着要打他嘴巴，一面叹气道：“他爸爸在下面赌钱，还用说么！我不懂为什么男人全爱赌，你看咱们同船的几位，没有一个不赌得昏天黑地。赢几个钱回来，还说得过；像我们孙先生输了不少钱，还要赌，恨死我了！”

苏小姐听了最后几句小家子气的话，不由心里又对孙太太鄙夷，冷冷说道：“方先生倒不赌。”

孙太太鼻孔朝天，出冷气道：“方先生！他下船的时候也打过牌。现在他忙着追求鲍小姐，当然分不出工夫来。人家终身大事，比赌钱要紧得多呢。我就看不出鲍小姐又黑又粗，有什么美，会引得方先生好好二等客人不做，换到三等舱来受罪。我看他们俩要好得很，也许船到香港，就会订婚。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苏小姐听了，心里直刺得痛，回答孙太太同时安慰自己道：“那绝不可能！鲍小姐有未婚夫，她自己跟我讲过。她留学的钱还是她未婚夫出的。”

①“蠢”定本为“笨” ②初版删去“他”

孙太太道：“有未婚夫还那样浪漫么？我们是老古董了，总算这次学个新鲜。苏小姐，我告诉你句笑话。方先生跟你在中国是老同学，他是不是一向说话随便的？昨天孙先生跟他讲赌钱手运不好，他还笑呢。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许多年，全不知道法国人的迷信：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彩票准中头奖，赌钱准赢。所以，他说，男人赌钱输了，该引以自慰。孙先生告诉了我，我怪他当时没质问姓方的，这话什么意思。现在看来，鲍小姐那位未婚夫①定会中航空奖券头奖；假如她做了方太太，方先生赌钱②手气非好不可。”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你③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苏小姐道：“鲍小姐行为太不像女学生，打扮也够丢人——”

那小孩子忽然向她们椅子背后伸了双手，太笑大跳。两人回头看，正是鲍小姐也走向这儿来了，手里拿一块糖远远的逗着那孩子。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在热带热天，也许这是最合理的妆束，船上有一两个外国女人就这样打扮。可是苏小姐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害及中国国体。那些男学生看到满腔邪火④，背著⑤鲍小姐说笑个不了，心里好舒服些⑥。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

①定本补加“一” ②定本补加“的” ③“你”初版为“人”

④“看到满腔邪火”定本为“看的心头起火，口角流水” ⑤“著”定本为“着” ⑥定本删去“，心里好舒服些”

为“局部的真理”。

鲍小姐走来了，招呼她们俩说：“你们起得真早呀，我大热天还喜欢懒在床上。今天苏小姐起身我都不知道，睡得像木头。”鲍小姐本想说：“睡得像猪，”①一转念想说“像死人”，终觉得死人比猪好不了多少，所以向英文里借来那个比喻。又②忙解释一句道：“这船走着真像个摇篮，人给它摆得迷迷糊糊只想睡。”

“那末③，你就是摇篮里睡着的小宝贝了。瞧，多可爱！”苏小姐说。

鲍小姐打她一下道：“你！苏东坡的妹妹，才女！”——“苏小妹”是同船男生为苏小姐起的外号。“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国话里的“坟墓”（Tombeau）。

苏小姐跟鲍小姐同舱，睡的是下铺，比鲍小姐方便得多，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可是这几天嫌恶着鲍小姐，觉得她什么都妨害了自己：打鼾太响，闹得自己睡不熟，翻身太重，上铺像要塌下来。给鲍小姐打了一下，④便说：“孙太太，你评评理。叫她‘小宝贝’，还要挨打！睡得着就是福气。我知道你爱睡，所以从来不声不响，免得吵醒你。你跟我讲怕发胖，可是你在船上这样爱睡，我想你又该添好几磅了。”

小孩吵着要糖，到手便咬，他母亲叫他谢鲍小姐，他不瞅睬，孙太太只好自己跟鲍小姐敷衍。苏小姐早看见这糖惠而不费，就是船上早餐喝咖啡时用的方糖。她鄙薄鲍小姐这

①“说：‘睡得像猪，’”定本为“说‘睡得像猪’，” ②“又”定本为“她” ③“末”定本为“么” ④初版补加“她”

种作风，不愿意跟她多讲，又打开书来，眼梢却瞥见鲍小姐把两张帆布椅子拉到距离较远的空处并放着，心里骂她无耻，同时自恨为什么去看她。那时候，方鸿渐也到甲板上来，在她们前面走过，停步应酬几句，问“小弟弟好”。孙太太爱理不理地应了一声。苏小姐笑道：“快去罢，不怕人等得心焦么？”方鸿渐红了脸傻笑，便撇下苏小姐走去。苏小姐明知留不住他，可是他真去了，倒怅然有失。书上一字没看进去，耳听得鲍小姐娇声说笑。①忍不住一看，方鸿渐正抽着烟，鲍小姐向他伸手，他掏出香烟匣来给她一枝②，鲍小姐衔在嘴里，他手指在打火匣上作势要为她点烟，她忽然嘴迎上去，把衔的烟头凑在他抽的烟头上一吸，那枝③烟点着了，鲍小姐得意地吐口烟出来。苏小姐气得身上发冷，想这两个人真不要脸，大庭广众竟借烟卷来接吻，再看不过了，站起来，说要下面去，其实她知道下面没有地方可去，餐室里有人打牌，卧舱里太闷。孙太太也想下去问问男人今天输了多少钱，但怕男人输急了，一问反在自己身上出气，回房舱又有半天吵嘴；因此不敢冒昧起身，只问小孩子要不要下去撒鸟④。

苏小姐骂方鸿渐无耻，实在是冤枉的。他那时候窘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注意他，心里怪鲍小姐太做得出，恨不能说她几句。他虽然现在二十七岁，早订过婚，却没有恋爱训练。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为最出名：年轻人

①初版补加“她” ②“枝”定本为“支” ③“枝”定本为“支”

④“撒鸟”定本为“撒尿”

进大学，以学土木工程为最多。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他们的民风。就是发财做官的人，也欠大方。这县有个姓周的在上海开铁铺子发财，又跟同业的同乡组织一家小银行，名叫“点金银行”，自己荣任经理。他记起衣锦还乡那句成语，便<sup>①</sup>有一年乘清明节回县去祭祠扫墓，结识本地人士。方鸿渐的父亲是一乡之望，周经理少不得上门拜访，因此成了朋友，从朋友攀为亲家。鸿渐还在高中读书，随家里作主订了婚，未婚妻并没见面，只瞻仰过一张半身照相，也漠不关心。两年后到北平进大学，第一次经历男女同学的风味。看人家一对对的恋爱<sup>②</sup>，好不眼红。想起未婚妻高中读了一年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等嫁过来做能干媳妇，不由自主的<sup>③</sup>对她怨恨。这样怨命，怨父亲，发了几天呆，忽然醒悟，壮着胆写信到家里要求解约。他国文曾得老子指授，在中学考过第一<sup>④</sup>，所以这信文绉绉的<sup>⑤</sup>没把之乎者也用错，着实难得<sup>⑥</sup>。信上说什么：“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愁殷，怀抱剧有秋气。每揽镜自照，神寒形削，清癯非寿者相。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或将貽误终身。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毋小不忍而成终天之恨。”他自以为这信措词凄婉，打得动铁石心肠，谁知道父亲快信来痛骂一顿：“吾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负笈，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耶？汝非妇人女子，何须置镜？惟梨园子弟，身为丈夫而对镜顾影，为世所贱，吾不图汝甫离膝下，已濡染恶习，可叹可恨！且父

①初版删去“便” ②“的恋爱”定本为“谈情说爱” ③“的”定本为“地” ④“考过第一”初版为“会考考过第二” ⑤“的”定本为“，” ⑥初版删去“，着实难得”

母在，不言老，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以死相吓，丧心不孝，于斯而极！当是汝校男女同学，汝睹色起意，见异思迁，汝托词悲秋，吾知汝实为怀春，难逃老夫洞鉴也。若执迷不悔，吾将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细思吾言，慎之切切。”方鸿渐吓矮了半截，想不到老头子竟这样精明。忙写回信讨饶和解释，说：镜子是同室学生的，他并没有买；这几天吃美国鱼肝油丸，德国维他命片，身体精神好转，脸亦丰满起来，只可惜药价太贵，舍不得钱；至于结婚一节，务请到毕业后举行，一来妨碍学业，二来他还不能养家，添他父亲负担，于心不安。他父亲收到这封信，证明自己的威严，远及于几千里外，得意非凡，兴头上汇给儿子一笔钱，让他买补药。方鸿渐从此死心不敢妄想，开始读叔本华，常聪明地对同学们说：“世间那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转眼已到大大学第四年，只等明年毕业结婚。一天，父亲来封快信，上面说：“顷得汝岳丈电报，骇悉淑英病伤寒，为西医所误，遂于本月十三日下午四时长逝，殊堪痛惜。过门在即，好事多磨，皆汝无福所致也。”信后又添几句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使三年前结婚，则此番吾家破费不费矣。然吾家积德之门，苟婚事早完，淑媳或可脱灾延寿。姻缘前定，何必过悲。但汝岳父处应去一信唁之。”鸿渐看了有犯人蒙赦的快活，但对那短命的女孩子，也稍微怜悯。自己既享自由之乐，愿意傍<sup>①</sup>人减去悲哀，于是<sup>②</sup>未过门丈人处真去了一封慰唁的长信。周经理收到信，觉得这孩子知礼，便分付银行里文书科<sup>③</sup>主任作覆<sup>④</sup>。文

①“傍”定本为“旁” ②定本补加“向” ③初版补加“王”

④“覆”定本为“复”

书科主任看见原信，向东家大<sup>①</sup>恭维这位未过门姑爷文理书法都好，并且对死者情词深挚，想见天性极厚，定是个远到之器。周经理听得开心，叫主任回信说：女儿虽没过门，翁婿名分不改，生平只有一个女儿；本想好好热闹一下，现在把陪嫁办喜事的那笔款子加上用<sup>②</sup>方家聘金为女儿做生意所得的利<sup>③</sup>，一共二万多块<sup>④</sup>钱，折合外汇一千三百镑，给方鸿渐明年毕业了做留学费。方鸿渐做梦都没想到这样的好运气，对他死去的未婚妻十分感激。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sup>⑤</sup>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算学<sup>⑥</sup>，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可掬<sup>⑦</sup>，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存在外国银行里<sup>⑧</sup>，才能保持国币原来价值。<sup>⑨</sup>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三百<sup>⑩</sup>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

---

①“大”定本为“大大” ②初版删去“用” ③“的利”定本为“利息” ④“二万多块”定本为“两万块” ⑤“社会”定本为“社会学” ⑥“算学”定本为“数学” ⑦“可掬”定本为“扑鼻” ⑧“存在外国银行里”初版为“结外汇”，定本为“换外汇” ⑨初版另起一行 ⑩“三百”定本为“四百”

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谓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道头衔无用，决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代。过几天，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博<sup>①</sup>，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可是现在要弄个学位，无论自己去读或雇枪手代做论文，时间经济都不够。就近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算最容易混得了，但也需要六个月。干脆骗家里人说是博士罢，只怕哄父亲和丈人不过；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他想不出办法，准备回家老着脸说没得到学位。一天，他到柏林图书馆中国书编目室去看一位德国朋友，瞧见地板上一大堆民国初年上海出的期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大中华妇女杂志<sup>②</sup>全有。信手翻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广告，是美国纽约什么“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函授部”登的，说本校鉴于中国学生有志留学而无机，特设函授班，将来毕业，给予相当于学士，硕士或博士之证书，章程函索即寄，通讯处纽约第几街几号几之几。方鸿渐心里一动，想事隔二十多年，这学校不知是否存在，反正去封信问问，不费多少钱。那登广告的人，原是个骗子，因为中国人不来上

①“博”定本为“富” ②四种刊名初版用逗号隔开，定本补加书名号并用顿号隔开



当，改行不干，人也早死了。他住的那间公寓房间，现在租给一个爱尔兰人，具有爱尔兰人的不负责，爱尔兰人的急智，还有爱尔兰人的穷。相传爱尔兰人的不动产（Irish fortune）是两支奶，和两瓣屁股<sup>①</sup>；这位是个萧伯纳式既高且瘦的男人，那两项财产的分量，又得打个折扣。他当时在信箱里拿到鸿渐来信，以为邮差寄错了，但地址明明是自己的，好奇拆开一看，莫名其妙，想了半天，快活得跳起来。忙向邻室小报访事<sup>②</sup>借个打字机，打了一封回信，说阁下<sup>③</sup>既在欧洲大学读书，程度想必高深，无庸再经函授手续，只要寄一万字论文一篇附缴美金五百元，审查及格，立即寄上哲学博士文凭，来信可寄本人，不必写学校名字。署名 Patrick Mahoney 后面，<sup>④</sup>自赠了四五个博士头衔。方鸿渐看信纸是普通用的，上面并没刻学校名字，信的内容，分明更是骗局，搁下不理。爱尔兰人等急了，又来封信，说如果价钱嫌贵，可以从长商议，本人素爱中国，办教育的人尤其不愿牟利。方鸿渐盘算一下，想爱尔兰人无疑地在捣鬼，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孺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望<sup>⑤</sup>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

① “两支奶，和两瓣屁股”定本为“奶和屁股” ② “访事”定本为“记者” ③ “阁下”定本为“先生” ④ “后面，”初版为“，后面” ⑤ “望”初版为“希望”